



影

娜仁高娃 / 著

作家出版社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 ★ 第六辑

影

娜仁高娃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影 / 娜仁高娃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7.12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

ISBN 978-7-5063-9825-1

I. ①影… II. ①娜…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18134 号

影

作 者: 娜仁高娃

责任编辑: 陈晓帆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190 千

印 张: 14.5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9825-1

定 价: 3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 组委会

主 任：乌 兰 白玉刚

副主任：周纯杰 吴义勤 宫秉祥

王金喜 张 宇 巴特尔

黄宾堂 特·官布扎布（常务）

成 员：包银山 乌云格日勒 布仁巴雅尔

锡林巴特尔 乌兰图雅

统 筹：陈晓帆 赵富荣

致读者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和“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的成果陆续和读者见面了。这是值得加以庆贺的事情。因为，这一工程不仅是对文学创作的内蒙古担当，更是对文学内容建设的草原奉献！

在那远古蛮荒的曾经年代里，不知如何称呼的一群群人在中国北方的大地山林间穿梭奔跑，维持着生命的存延。慢慢地，他们繁衍起来并开始有各自专属的族称，然后被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所驱使着，一个接一个地走出山林过起了迁徙游牧的生活。于是，茫茫的草原就变成了这些民族人群书写盛衰成败的出发地。挥舞着战刀和马鞭，匈奴人第一个出发了，紧接着是鲜卑人，然后是突厥人，再后是契丹人、女真人，之后是蒙古人，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踏着前人的足迹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如今，回首望去，他们奔腾而去的背影犹如一队队雁阵，穿过历史的天空渐渐远去……

雁阵飞去，为的是回到温暖舒适的过冬地。而北方民族依次相续地奔腾前去，为的却是要与人类历史的发展潮流融汇对接。这是一个壮观的迁徙，时间从已知的公元前直到当今年代。虽然形式不同，内容也有所变化，但这种迁徙依然不停地进行着。岁月的尘埃一层又一层，迁徙的脚印一串又一串。于是，经历过沧桑的草原充满了关于他们的记忆。在草原的这个记忆中，有他们从蛮荒走向开化的跋涉经历；有他们从部落成长为民族的自豪情怀；有他们建立政权、制定制度、践行管理的丰富经历；有他们敬畏自然、顺应规律，按照草原大地显示给他们的生存方式游牧而生的悠悠牧歌；有他们按着游牧生活的存在形态创制而出的大步行走、高声歌唱、饮酒狂欢，豁达乐观而不失细腻典雅的风俗。

习惯；有他们担当使命，不畏牺牲，奋力完成中国版图的大统一和各民族人群生存需求间的无障碍对接的铿锵足迹；更有他们随着历史的发展、朝代的更迭和生存内容的一次次转型与中原民族相识、相知，共同推进民族融合、一体认知、携手同步的历史体验；还有他们带着千古草原的生存经验，与古老祖国的各族兄弟同甘苦、共命运，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灿烂篇章的不朽奉献……

承载着这些厚重而鲜活的记忆，草原唱着歌，跳着舞，夏天开着花，冬天飘着雪，一年又一年地走进了人类历史的二十一世纪。随着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节奏，草原和草原上的一切激情澎湃地日新月异的时候，我们在它从容的脚步下发现了如土厚重的这些记忆。于是，我们如开采珍贵的矿藏，轻轻掀去它上面的碎石杂草，拿起心灵的放大镜、显微镜以及各种分析仪，研究它积累千年的内容和意义。经过细心的研究，我们终于发现它就是草原文化，就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它向世界昭示的核心理念是：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还有它留给往时岁月的悲壮忧伤的英雄主义遗风！这样，当世人以文化为各自形象，与世界握手相见时，内蒙古人也有了自己特有的形象符号——草原文化！

精神生活的基本需求是内容，而文学就是为这一需求提供产品的心灵劳作。因有赤橙黄绿青蓝紫，世界才会光彩夺目。文学也应该是这样。所以，我们大力倡导内蒙古的作家们创作出“具有草原文化内涵、草原文化特点、草原文化气派”的优秀作品，以飨天下读者，并将其作为自治区重大的文学工程加以推动。如今，这一工程开始结果了，并将陆续结出新的果实落向读者大众之手。

在此，真诚地祝福这项工程的作品带着草的芬芳、奶的香甜、风的清爽和鸟的吟唱，向大地八方越走越远！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 乌兰

影



灶膛间，毕毕剥剥的，柴火正旺。锅口涌着白雾，一浪叠一浪，扑到脸上，黏糊糊的。这是第十七锅水，就老喇嘛的叮嘱，只差最后一锅了。月光下，油亮亮的灶台泛着光，滋滋地冒着一缕缕热气。女人用马勺舀水，每舀一回，锅里都要滋滋啦啦地响一回。听着这声响，男娃浑身打哆嗦。一打哆嗦，男娃便往东面的沙梁子望去。挑水去的人早该从那道沙梁子下出现了啊。

沙梁上空，圆圆的，白白的，小小的，那是月亮。在男娃眼里，月亮像一枚瞄准他的子弹，正呼啸而来。月亮下，是沙窝子地连绵的沙丘。幽暗中，沙丘如河槽地里的鹅卵石，圆鼓鼓的。

远远的，一串咯吱咯吱响。男娃听出那是男人肩头的挑水担在发出凄凄惶惶的歌谣。

“阿拜，阿拜……”男娃在喊他的父亲。

咯吱咯吱，挑水担儿轻轻地呼应。一道黑影，修长修长的。黑影这边，一豆光亮一下暗一下的，男娃晓得，那是男人在呷烟。

第十八担水了，也是最后一担子水了。女人在心下数着。从日落到此刻，已经过去七八个时辰了，男人挑水挑的，都挑出一条小径来了，而且硬把老井的水挑没了。到最后一担子水时，男人听到老井粗粗地喘口气，苦凄凄地生出两桶泥水。听着那声喘息，男人也粗粗地

喘口气，一滚一滚地将水桶挑上来。男人往水桶里抓了一下水，稠稠的，又抓了一下，软软的，那是青蛙。捞去了青蛙，男人叼根烟，将挑水担扛到肩头。他舍不得将那水倒了，那可是第十八担水。少了这一担子水，前面的十七担都白折腾了。

男人不怕把老井的水挑没了。他想，老井会生出水的，水是会长身子的，就像初夏的沙竹儿，头天夜里还是一寸，第二天早晨准是两寸半了。草会长身子，水也会长身子。会啊，不然，那沙沟子里的活泉是从哪里来的呢？沙子下掩的尽是水。那口老井，嵌在沙子里已有几万个日子了。吃它过活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没有一茬人见过它枯了竭了涸了。

可是，这一夜，老井居然浑浑浊浊地生出两桶泥水来了。

“额吉，疼嘛，疼。”

“站直了。”

女人语调纯粹，夹着嗔怒。女人抓一把盐粉撒到男娃肩头，舀来半勺水，泼去，然后用毛巾搓，来来回回，上上下下。男娃躲闪着往下蹲，水漫过他的下巴、嘴、腮帮、耳鼓子、眉毛。

“憋气，憋气。”

女人摁住男娃的颅顶。男娃先是静静地耐着性子等女人把手挪开，他等啊等啊的，最终等不住了，扑棱扑棱地，手往水里乱抓乱刨。

女人暗暗地发劲儿。

“啊呀，额吉，疼啊，啊呀，别搓了，别搓了，我又不是猪。”

男娃嗷嗷地低吼，水都呛进喉咙里了，男娃将脑袋露出水面。女人却并不住手，顺道儿又抓一把盐粉儿、一把花椒粉撒进锅里。哧溜哧溜，锅口的白雾浓如烟。

欸欸的，女人往木桶里灌了几勺水。男娃闪躲着，手把住木桶沿儿往外扑腾，脚底刚踩住横档了，半个人也在桶外了，岂料，女人伸手一拽就拽回去了。男娃赤身站到木桶中，任水从肩头额头往下滑。

“站直了，你又不是纸糊的，这点搓洗都吃不消？”

男娃把嘴张得大大的，噓噓地喘气吸气，他认定自己已经被剥去了三层皮。

“阿拜，阿拜……”男娃带着哭腔喊。

幽静中，传来一声闷闷的“哦”。

“阿拜……”

幽幽初夏夜，吞去了男娃的呼喊。

男娃往下蹲，温墩墩的水，柔柔地，直往鼻腔里钻。女人的手似乎完全摸准了男娃的心思，他蹲，手也往下伸，他向一边斜过去，手也是跟着斜过来。男娃憋着气忍了片刻后，脚下用力踩水，后腰硬挺，也不管女人怎么牢牢地掐住了肩头，男娃只管咬住牙，一拱，直挺挺地站起来了。

“叫你忍着，忍着，你却偏要扑，看你黑的，成甚了？”

男娃不作答，咬了牙又憋着气忍那火辣辣的疼。男人回来了，深深地叹口气，说：“没水了。”

女人听了，也不搭腔，拎起挑回来的水，欲往锅口倒。男人忙说：“那水洗不得。”

“咋了？”

“泥水。”

夜色下，女人的面孔成了骷髅样，只瞅见一对儿睁圆的眼。

“哪怕是血水，也要。”女人说道。

男人吐掉没了火星儿的烟蒂，将两桶泥水倒进锅里。

待锅里最后一勺水从男娃身上滑下去时，男娃再次向天空望了望月亮。谁知，月亮已不在东面的沙梁上了。男娃匆忙地找，没找见。扭过头去找，发现月亮已经在西面的沙梁上了，依然是圆圆的，小小的，但是，透明的光已淡去了很多，蒙着一层雾，灰灰的。

谁都没承想，男娃阿岩夫用沙窝子地野水旁的烂泥糊了一下身，身子就变黑了。他母亲琅腾见不得那黑，给他搓洗了几回都没洗掉。于是去找老喇嘛问个明白。老喇嘛也没遇过这等事，问过孩子生辰八

字后，嘟哝了一句话：阴历五月初一，待太阳下去了，挑十八担老井水，烧十八锅水，搓洗十八回。

可是，眼下，最后一担子水居然是泥水。搁进锅里，烧开了，歇了灶膛儿，锅口不冒白雾了，水里的黄土也沉了下去。水温也刚好了，舀一瓢来看，却是黄澄澄的，月色下也能看得清那浑浊，根本没法往男娃身上搓。琅腾哭了，无声无息的。阿岩夫倒欢快地舒了口气。

从往身上糊烂泥到这一夜，已经过去几十天了，阿岩夫从未觉得自己身上的黑不好看，他甚至暗自得意，自从身上变黑后，蚊子不叮了，太阳底下走，黑亮黑亮的，十天八天不过水，也看不出来了。

“嘿，闻着吗？一股烧焦味儿。”巴哈岱问妻子琅腾。琅腾陷在悲痛中，没心思搭理丈夫的话。

“阿岩夫，你闻着吗？”

巴哈岱巴巴地呷着烟，依着灶口半蹲着，眼睛望向远处问道。

“阿拜，没有啊，甚也没闻着。”

阿岩夫拿鼻子夸张地吸几口气，又舒出去。

“没闻着啊？”

“嗯，哪有了？”

“一定是什么东西烧焦了。”

“那就是烟味了，你抽的烟的烟味儿。”

“不是，不是。是沙漠那边的味道。”

巴哈岱在挑水回来的路上闻见了那股气味。起初，他以为是烟头火星子烧到发梢了。可是，那气味越来越浓，到最后灌得他头晕恶心的。他朝沙丘上走，他想，到了沙丘上任风吹吹，那气味便会散去。可是，到了沙丘上，风虽然柔柔地吹拂着，却也没把那气味吹走。也许是风太柔了，柔得根本无力将那气味吹散。他朝远处天际望去，幽暗中，天边一派的黧黑。黑里生出深蓝色的天空，那上面挂满星辰，像是万个火炬在那里燃着。他忽然想起，自己有多少天没这么出神地凝望过星辰了。他记得，在他很小的时候走夜路，总觉着四周的沙

包、沙梁比白天高了很多，也黑了很多，好似每个沙包沙梁后面都埋伏着什么怪物，并用一双双黑亮的眼睛盯着他。为了给自己壮胆他会吹口哨，眼睛朝星空看。看着看着，就到了家。

“回哇，回哇。”巴哈岱长长地叹口气说道。

“还是没有么。”也许阿岩夫从父亲的语调间听出一种不易察觉的怅然，他再次拿鼻子狠狠地吸了几口气。

“回哇，回哇，着凉呀。”

二

阿岩夫糊了一身烂泥，光着腚在原野地跑，老远有人见了，以为瞅见了传言中的阿拉姆斯^①，唬得，立刻招呼来几人，远远地追去。

“大白天的，甚了那是？”一人问道。

“眯住眼好好瞅瞅，身上有毛没？”

“那还用说？那身黑，不是毛，是甚？”

原野地的阳光白白的，照到沙丘上，扎眼。

“早听说有，今几个真还撞见了。”另一人本想把“阿拉姆斯”四个字说出来，但又有些不敢。

“咱找个铁锹吧，先猛铲一锹，卸去头颅，然后拦腰砍断。”

几人朝着沙沟子追去，只见那怪物刚从沙头子晃了一下，不见了。刚不见了，这头沙梁上出现了另一只，没等细瞅，不见了。追着的几人放慢了脚步。偏巧，这当儿在不远的沙梁上出现了第三只。那几人更是不挪步了，停在那里，屏住呼吸，脸上淌着汗水，也忘了擦去，你瞅瞅我，我瞅瞅你，面相已死，没了一点活气。

“不像是，不长着毛。”

① 阿拉姆斯：蒙古族民间传说中出现的鬼魅。

“像个蚂蚱。”

“布尔罕……活见鬼啦。”

有人说着转身逃去，接着是第二个，剩下的几个回头看看逃去的两个，愣怔片刻，醒过来似的撒腿逃去。

那天，沙窝子地的四个男娃到沙窝子地最深的野水里冲洗身上的烂泥巴，三个洗掉了，只有一个没能洗掉。没洗掉的那个就是阿岩夫。从那之后，阿岩夫有了绰号：黑蚂蚱。那三个是他的玩伴，沙窝子地的男娃们。

黑蚂蚱……

沙窝子地人喜欢给人起外号，比如骆驼脸、杭布袋、红班定、铁锤头、牛眼子、秃头七十二等，阿岩夫的这绰号听着也没多么刺耳，可在阿岩夫母亲琅腾耳朵里，咋听咋不舒服。除了极不喜欢儿子这绰号外，她也极不喜欢儿子身上的黑，那黑，简直是糟糕透了。黑得都能刮下半锅锅底灰来了。以往，沙窝子地的阳光虽然很毒，却没把阿岩夫的肤色晒成高原人惯有的黑红色。在没有拿烂泥糊之前，阿岩夫的肤色是土豆色的。不黑，不白，不黄，像是蒙着一层沙土色，瞧着令人心生怜爱。他的额头方方的，宽宽的，一对儿眉毛横卧着，与下方规规矩矩的下巴相互呼应，整张脸给人一种踏实感。他的嘴唇也宽宽大大的，含着一嘴的白牙，笑时满脸灿烂，沉默了，满脸敦厚。然而眼下呢？除了一对儿白里透黑的眼珠外，一张脸就是一堵墙。硬邦邦的，拿锤子砸了，能砸出一地金属碎片来。

除了这糟糕的“黑”外，令琅腾焦躁的是，有人把“阿拉姆斯”扯到阿岩夫身上。

“巴哈岱家历来就有事。”

“听说他家还藏着一把斧子，上百年了。”

“嗯，就是那把砍林子的斧子，那林子住着……”

“嘘，别把这话传出去，传到巴哈岱耳朵里，他可要拿斧子剁你的舌头。”

这些话还是传到了琅腾耳朵里了。这下更加坚定了她要把儿子身上的黑洗掉的决心。

这一年冬天极寒，接连下了几场雪后，白毛风又肆虐了几日，沙窝子地凸凸凹凹的沙包沙沟不见了。一眼望去，白灿灿的一片，天边似乎被拉近了。巴哈岱家邻居乌东巴拉大婶家的一匹马，雪灾之前是烟灰色的，雪灾扫尾时却变成了银白。琅腾见过了那匹马后，心下有了主意，她要用雪水搓洗儿子。

“黑就黑，有什么不好？我祖辈里还有人长过羊角牛腿马尾呢，黑又不碍事！”

巴哈岱很少发火，一旦发火了，浑身就装了弹簧似的，说一句弹一下，说一句晃一下，唾沫星子从口腔里乱飞。偶尔发怒到极点，弹力更猛，似乎能把眼珠儿都弹飞了。这一日，如果不是差那么一点火候，巴哈岱的眼珠儿就难幸免了。

“你就知道冲我瞪牛眼！”

琅腾说着将脸避过去，不争气的泪蛋儿就如热锅上的豆粒儿扑腾着往外涌。巴哈岱见了，瞬间胸腔里的火气没了，干瘪了，他叹了口气，微闭起牛眼，慢慢地说：“你去盛半盆雪来。”

琅腾盛来半盆雪后，巴哈岱要阿岩夫站到炉旁。阿岩夫已经猜出要发生什么了，但他不敢违抗，对于六十多岁的父亲，阿岩夫有种莫名的惧怕。他觉得，有时候巴哈岱盯着他看时，眼神里有种冰封了几个世纪的光芒。

雪也很冰。

“冰，冰，冰。”

阿岩夫带着撒娇的口气说，好似用这种软软的口气将自己从父亲的手中揪出来。巴哈岱一手牢牢地扑着阿岩夫的腰，一手往阿岩夫后背上搓雪。那一刻，阿岩夫确定了父亲巴掌的大小。它很大，足足有驼掌那么大，甚至有他整个后背那么大，掌心上还生满了牛舌苔。

炉火红红的，巴哈岱的额头红红的，琅腾的眼睛红红的，阿岩夫

身上红红的。阿岩夫咬着牙，任雪粒儿变成水渍浸入他的毛孔内。琅腾蹲到一旁，用毛巾擦去阿岩夫身上变污了的雪水。

“阿拜，额吉，疼嘛。”

忍着忍着，阿岩夫终于松了气，哭出声来了。他本以为他的哭声会叫父亲巴哈岱住手，可是巴哈岱却没了耳朵似的。于是，阿岩夫索性扯开嗓门嗷嗷叫嗷嗷哭，边哭边心下留意父亲脸上的变化。

“嗨，我看还是算了吧，搓不下去的。”巴哈岱说。

“也怪了，噶纳斯不是也糊了吗？怎么他就没事儿？”琅腾几乎是自言自语道。

“算了，黑就黑了，沙窝子地人本来就黑。来，我的儿子，阿拜抱你到炕头。”

阿岩夫一听父亲的语调完全变了样，便不哭了，说：“阿拜，你的猎枪呢？”

“甚？”

“猎枪，你的，我想摸一下。”

早晨，阿岩夫醒来时发现下雪了，也发现父亲打兔子去了。他便追着父亲的脚踪向原野深处走。那次他才知道父亲的步伐很宽，他需要用力迈步才能踩到父亲的脚踪上。

太阳出来了，光落在雪地上，晃得眼睛无法向远处眺望。沿着沙丘之间的窝子，父亲的脚印歪歪斜斜地延伸着。他父亲曾对他讲过，他的祖父是出了名的猎人。一只眼睛在与群鹰争夺猎物时被啄伤失明。从那之后，祖父放下猎枪，在沙窝子里安了个帐篷住下去，一直住到辞世。他父亲还曾讲，他的祖父住进沙漠之后，身上开始长鳞片了，长成甘草叶片那么大，硬硬的，抠不下去。后来祖父便不穿衣裳了。后来祖父辞世后，举行了天葬，过了很多年，人们仍在沙窝子里看到鳞片。阿岩夫曾也到沙窝子里找过鳞片，可是他没找到一颗。有次他问他父亲，那鳞片究竟在哪里？他父亲说，被沙漠埋掉了。他父亲还告诉他，沙漠可没表面上那么宁静，它其实埋着好多的秘密。父亲的

这话，阿岩夫信。

对于父亲的打兔子，阿岩夫心里充满了好奇，好多次祈求父亲打兔子时一定要把他带上。每当他这么说时，他父亲总是说，等下雪后。可是，如今下雪了，父亲却没有带上他。他从未见到过父亲的猎枪，但是他知道父亲有。眼下，父亲正抱着他，难得温柔瞬间，他可不想错过。

“没有。”

巴哈岱的脸沉了下去，阿岩夫便不敢吱声了。

“会不会是因为野水子里死过咱家翁衮羊^①？”见父子俩不说话了，琅腾说道。

头一年春天，巴哈岱家九岁翁衮羊哈日哈木尔陷进沙沟子烂泥里死了。这一年雨水大，凡是能积水的地方都汪着野水。那只翁衮羊是黑毛羊，眼珠儿是黄的，朝人看的时候，总含着一种动物惯有的忧伤。翁衮羊死后，阿岩夫哭了两天。

“嗨，哪有那么邪乎？一定是泥里的碱水子，容易往身上侵，过些天准能褪尽。”

“可是，那几个孩子不也糊了吗？”

“啊呀，叨叨的，黑就黑了，黑也是我儿子。”

巴哈岱的牛眼又要出来了，琅腾最恨那牛眼。她不看她，她想，再也不朝着他脸看了。

阿岩夫坐到炕头上，一脸的沮丧。巴哈岱瞅了瞅他，走了出去，一会儿回来，手里拿着一把小斧头，对着他说：“给，给你这个。拿这个也能逮兔子。”

“那又不是猎枪。”

“嗨，猎枪很沉的，你这么小，根本扛不动的，等你再长大些，阿拜就给你看猎枪。你先拿这个去劈柴，要想当猎人，首先得把胳膊锻炼成铁臂。”

① 翁衮羊：“翁衮”为蒙古语，意为“供奉物”。翁衮羊即神羊。

三年后，阿岩夫十四岁了，已经在距沙窝子地五十里远的小镇小学结束了对他来讲很糟糕的小学生活。比起很多人家的孩子，阿岩夫对读书没有丝毫的兴趣。这倒不是他的学习有多差，他只是无法完全融到校园生活里。他觉得课堂如羊圈，琅琅读书声如牲口在嚼草反刍。他也没有与同学们建立起该有的情感，他总是一个人待着，寡言少语，神色忧郁。除了对同龄人的欢喜悲伤没有一丁点的兴趣外，他也很厌烦有人喊他绰号：黑蚂蚱。每听一回，他就觉得自己赤裸裸地示于众目之下。

在学校的最后一年里，阿岩夫几乎扇过了所有喊他外号的孩子的脸。他个子高挑，瘦瘦的，像个陌生人一样在校园里独来独往。比起几年前，他的脸庞变窄了，更有棱角了，在一张与年龄不相配的宁静面颊上，闪着一对儿孤僻而冷静的眼，盯着人看的时候，总有种不屑一顾。无论如何，这种神色在一个十四岁少年脸上是极少见到的。读书这几年，阿岩夫身上的黑依然没有丝毫淡化，而且随着胡须、体毛的生长，那黑显得更深了。

总的来讲，阿岩夫渐渐变成了一个结实而沉默寡言的少年。

又过了四年，阿岩夫长成了一个浑身散发着青春活力的小伙子了。

这四年间，沙窝子地发生了沙窝子地人自己都未能预料到的事情。起初，人们还没明白过来什么，只是觉察出有什么不对劲了。这种微妙的变化是从人们的言论中滋生的。在那之前，“进城”“打工”“加班”等词语对于沙窝子地人来讲是很陌生的。

“哎呀，啧啧，那里，简直是没法儿说，街上甚也有，可比咱那小镇大，马路多，灯光也多，黑夜里走路就跟白天一样，甚也看得一清二楚。”

进城走了五年的秃头七十二如此说道。他今年四十有三了，眼下毫无悬念地成了沙窝子地第一个进城并在那里落了脚的人。他说着说着